



東里文集卷之十七

墓碣銘

山東鹽運司副使蕭公墓碣銘

永樂庚寅某月某日山東鹽運司副使西昌蕭公鵬  
舉卒於官既歸葬其鄉其孤金以溧陽文學梁本之  
所爲行狀來求銘公吾邑遺老凡發諸內形諸外者  
必不可少愧古人銘之蓋不愧郭有道者故不敢以  
辭公諱翀鵬舉其字蕭氏五代時有諱覺者由長沙  
徙西昌之禾溪後又徙今南溪曾祖某祖某父某母  
某氏公蚤孤季父自成長育之公時雖幼已不凡事



自成如父自成禮致鄉先生劉尚書崧爲之師夙夜  
自勵不厭言行益謹飭劉先生曰此令器也後有  
詔廣京師城下郡縣賦民陶甄送京師役大且久奸  
民滋爲弊遣御史廉治之奸者更蔓引素異己者是  
時縣簡自成長千夫公往代役旣爲奸者所引被收  
自成走詣御史言縣實命我長千夫非姪也我當坐  
公曰躬任役者我也叔不與我當坐御史驗籍名竟  
坐自成謫屯滁州公號泣送自成卽趣歸盡傾其貲  
財往助之自成後得還四明烏斯道作駢義傳著其  
事自成沒公與弟鵬起從弟鵬南鵬翔鵬漢同居相

親愛怡怡諸弟亦皆故事公惟公言是聽肅然不敢  
出一語涉不義劉先生著五荆傳以表之洪武辛酉  
以賢良徵至謁見應制賦指佞草稱 旨授蘇州府  
同知到官蚤暮盡力治公務而自守甚嚴無敢干以  
私者居七閱月坐秦府買民物不舉謫河南驛夫居  
河南十八年貧甚不自給從者發近舍地得黃金匿  
不告而求去益力有以其故白公請詰之者公曰彼  
所自得吾何預聽去卒不詰復起爲山東鹽運副使  
或言公仁厚豈弟宜長民財賦非所以辱公公聞之  
曰孔子不爲乘田委吏乎惟克盡職爲不辱也到官



勤勵自守如蘇州儉素不變至沒禦寒一緼袍猶河  
南時所製誠於恤下下亦心誠戴之歲課皆先期而  
集曰不可以累我公稍暇閉戶讀書賦詩而已自三  
司而下皆敬禮之詹事府丞陸中善嘗使山東還與  
余言蕭運副潔清正直爲山東第一惜旣老矣蓋未  
幾遂卒公坦夷直諫言動循於仁義治家尊卑內外  
秩然祀祖考盡孝敬時節躬率子弟謁先墓買田墓  
下歲命子孫一人司其入以供謁祭著爲式世守之  
與人交恂欵未嘗啓口及人過失事爲文章長於詩  
有集若干卷藏於家卒年七十有二娶郭氏劉氏先

卒繼郭氏有賢德子男二金鉉皆端厚好學克世其  
家女三人皆適士族孫男四人銘曰入李父德  
公世以貴公德孔嘉于何觀之于躬于家達諸官政  
廢彰孔多奄其亡矣君子之嗟閱于斯丘旣固旣安  
高車後來過者軼焉

郭彥常墓碣銘

永樂元年十月 詔吏部下百司舉才德之士在末  
位及隱處于下者時翰林脩撰梁潛與士奇謀曰郭  
彥常闇疏果毅練習當世之務且公方負氣節有大  
體此人可以稱塞 明詔議協將十日以聞會有言



彥常病久乃止又三年彥常竟以是病不起余兩人  
哭之既而相與嗟嘆悼惜謂世之從政者其皆如彥  
常矣乎彥常沒豈獨爲吾徒私惜之哉旣葬龍門山  
今年其子公緒以狀來請銘嗚呼雖不忍銘不可不  
銘者昔家居時與彥常同里未嘗一日不見見未嘗  
不相傾倒傾倒未嘗不在於道也而今已矣不銘可  
乎郭之先岳州臨湘人六世祖匯宋季舉進士爲袁  
州司戶始徙泰和祖巨川考慶宗母蕭氏二子彥常  
其仲也自幼穎異七歲喪父哀毀動人季父登州教  
授敬守喪其子獻以彥常爲子洪武初教授公爲都

稅司副時爲朝廷初建國子學簡京官子弟之秀者  
克學生彥常與焉受經於學錄蕭執先生先生亟賀  
教授公曰是兒異時有用之器也未幾以養親丐去  
初元季兵亂彥常同產兄被俘不還至是教授公曰  
柰何以我故而令吾兄不祀命彥常歸主其父祀曰  
爾生子當令後獻其後教授公歷官瓜州武岡漢陽  
登州彥常悉侍行調護供養曲盡孝敬教授公在登  
州得疾聞之卽日治行往省比至已沒奉柩還喪葬  
如禮平居以教子爲切要嘗戒之曰舍學不知人之  
道舍經不知學之本皆遣從明師游與鄉人處和而



信於時賢士君子皆與之交彥常儀觀魁偉雍容脩  
整而其論議識鑒卓然非輩行所及不以疏戚廢其  
是非之公閭巷有忿爭不平徐出片言折衷之皆怙  
怙以止閭居未嘗忘人之憂嗚呼使其得一郡一邑  
而爲之足以安利其民不辱任使然卒未及少試以  
沒此豈獨彥常之不幸哉沒於永樂四年十二月十  
四日享年五十子男三公緒永樂十年進士公承萬  
安縣學訓導即從教授公命以後其子獻者公綸女  
一嫁蕭樞孫男四琪璟珣瑗銘曰  
木堅良兮爲舟爲車玉縝栗兮爲珩爲琚嗟君子兮

世所需命之弗逮兮其何傷於余乎

故凌雲居士蕭安正墓碣銘

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初五日泰和僊槎鄉桃源里蕭  
安正甫卒是月二十日葬其里東山之原明年其孤  
襄應雍奉書及塾賓梁臬所述事狀授應子穩來京  
師請銘其墓蕭出梁國子祭酒子雲世居臨江之玉  
簡山子雲十六世至伯原權知太和縣遂家焉伯原  
四世至漢卿五世至一龍七世至士鳴譜載皆有科  
名於宋士鳴生文翁文翁生斯和安正甫之曾祖祖  
父也母羅氏安正甫儀貌魁偉襟宇闡豁灑落家世



擁厚貲元季兵亂加歲饑斯和散財募義保障其鄉  
又日發廩以賑安正甫時弱冠協心單力佐其父已  
有稱於時而喜從儒師君子游鄉先生如康山長宗  
武陳心吾王竹亭及劉尚書子高皆德望老儒安正  
甫既嘗從學康先生諸先生亦皆忘年與之游同輩  
行如楊員外子淵羅同知子理鄧經歷彥高凜然冰  
雪之操非其人不可近而皆與安正甫契好深密往  
還上下相樂酣嬉淋漓無厭也安正甫博涉載籍於  
道近代故實及勝國諸老文章之雋永娓娓不窮衆  
賓廣會言論謹譁不相下從傍數語折之無不帖服

間出一二語爲嘲謔衆絕倒而凝然自若也於持身  
處物不肯越理分之外祇憲度數以戶稅長徭賦必  
率先趨事而恒倍出泉布以紓貧弱雖富且耄無長  
少貴賤接之不見有情容薦紳大夫涉其鄉必過安  
正甫傾倒累日而後去嘗坐累謫戍遼東既老代歸  
歸則宗族儕輩多已物故而鄉之故家老成風流儒  
雅如安正甫亦無幾矣而安正甫秉德執義以表其  
子孫族人者益篤不懈蓋春秋八十而卒安正甫諱  
廉所與交游者嘗謂其有凌雲氣韻因以題其所居  
遂號凌雲居士初娶劉氏生一男齊一女適鄒繼王



氏生五男京襄亢應雍一女適曾庶生一男曾齊京  
亢皆先卒孫男若干女若干余少辱安正甫愛重其  
歸自遼東也嘗教授其家塾相與甚懽而今不復見  
矣故不辭而爲之銘且以寓予之懷思云銘曰  
道行邁兮阻脩不矯爲亢兮不屈爲柔心休休兮樂  
于于履坦坦兮幽人之迷岡盤兮川回喬木兮崇立  
懷蘭芳兮徂春條草露兮零秋倚東山兮凝竚耿余  
懷兮夷猶

梁用之墓碣銘

永樂十五年 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凡南方庶務惟文武除  
拜四夷朝獻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  
務有司具成式啟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  
而已上既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  
結嬖倖飾詐爲間一二讒人助於外於是禁近之臣  
侍監國者惴惴苟活朝暮間賴

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其意不已  
也會南京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令旨誚交趾  
數日念其軍功貸之召還有言於

上曰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千戶事連贊善梁潜司諫  
周冕既逮至

上親問之潜等具實對

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潜他日又諭禮部  
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潜然猶未悉陳千戶非出  
上命謫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毀冕者數言其佻薄放  
恣不可用遂併潜皆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也士  
君子聞潜死皆嗟惋悼惜又相與出資收殮之文明門  
外其妻時隨在北京慟夫非命哀毀不食數日亦死明  
年其家始啓殯歸而合葬於泰和縣其鄉某原梁氏其

先家長沙唐有進士曰震徙荆南又七世曰勝用仕  
南唐爲徵事郎徙今泰和又十世贈知吉州曰逢吉  
二子皆仕宋伯君崇累官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直  
史館知鳳翔府仲君傑累官同知黃州府入爲翰林  
院編脩官君崇五世孫蕃景定三年進士太常博士  
知宣州改撫州生才可才可生彥卿彥卿生不移娶  
陳氏元潮州儒學教授以道之孫生男子二人長即  
潜次混潜字用之自幼好學警敏疑然有鉅人志嘗  
受經於鄉先生王子啟及舅氏陳仲述入則浸漬不  
移先生之教父子兄弟討論切礪無虛日故所得率



出其同輩用之甫弱冠其文章論議已馳騁頡頏諸  
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蒼溪縣學訓導  
蒼溪僻遠過使客終歲無幾人而山水可適其學者  
前此未嘗遇明師用之樂得其地旦暮坐講席開諭  
辨析必盡其說諸生皆忻忻有嚮進意稍暇獨行清  
流茂樹間吟咏自得又明年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  
授承事郎推誠愛民刻宿弊崇寬政臨之以平易導  
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輒就學舍親授業諸生歲  
餘民咸悅服而爭訟息學校興流徙來歸以累千計  
縣有瀧橋河世傳更有廉平之政即河水清自用之

至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陽春治  
之一如所以治四會者而陽春徭獠環處稍不得所欲  
即獸怒跳踈不可制用之待之如子而不拘於法亦皆  
盡誠事縣令如父敬恭命令唯恐不及所歷之處將去  
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永樂元年召脩

太祖皇帝實錄書成陞翰林脩撰授承務郎賜白金五  
十兩織金衣一襲文幣四表裏五年命以本官兼右春  
坊右贊善進儒林郎時脩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  
成克纂脩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人衆事殷特命太子  
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



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衆者代賜遂舉用之用之  
方公明決蒞事有程而情慢放肆者有不樂之相與誣  
其過於上召問具對云云

上曰梁潛言是遂抵造誣者罪於時以文事裨益  
皇太子尤爲所重

上幸北京驛召赴行在八年南還十一年復扈從北京  
十三年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明年復北狩將發親  
擇侍從監國之臣時翰林獨留學士楊士奇特詔尚書  
夏原吉呂震方賓舉一人副之遂以命用之其在

皇太子前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以賜養是年考

應天府鄉試蓋明年及於禍矣嗚呼用之闔爽弘毅  
耿介自執其智足以燭幾其德足以及物其才足以  
興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古人凡士君子哀而惜之  
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用之之學通諸經尤長於詩易  
自十五六已用意周程朱張之書壯而益探其微爲  
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壯騷爲  
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所著有史論  
若干篇碑傳記序銘頌贊述若干篇五七言古近體  
詩若干篇皆可傳後與人交藹然有相輔之義人有  
過面諫之不爲依阿取容及其能改懽好如初焉用



之死時年五十有三娶楊氏子男四果黎楫榆皆知  
務學果黎皆舉鄉貢未升二女長嫁袁俊次嫁進士  
劉準孫男幾某某皆秀朗可望造物者殆以是報之  
歟梁楊世婚姻家余長用之一歲少學同業壯而仕  
於朝同官知用之孰有深於余哉故其葬也宜余銘  
而余銘之亦豈出乎其私哉銘曰  
梗楠之蒼蒼可車可梁靈芝之煌煌瑞世之章曷其  
舉之又中毀之夫毀于琢曷全于璞理有尊尊爲善  
罔祐顏短跖長從古則有從古則有善者徒傷尚有  
傳者其永不亡

曾勝甫合葬碣銘

吾友曾源自青州府知事再擢工部都水司主事坐  
累謫盧龍十有七年今年用薦起爲湖廣新化縣丞  
間過余已皓然白顛相握手勞苦外即拜且泣曰先  
父母皆沒世且合葬矣而未有銘知先父母今莫踰  
子者幸畀之銘余聞其言嘆息自念源父勝甫自吾  
總角已心知敬之蓋是時縣大夫推擇爲史先生君  
子皆曰此古所稱悃悃無譁者旣而非其志也百餘  
日竟棄去後之爲郡縣史率深文巧詆爲賢求什一  
於千百如勝甫何可得哉余少與源同學數嬉戲其



家其母劉孺人愛余孤貧而有志學也每見輒垂獎勵後偕源仕京師孺人嘗就祿養又愛余輔源以義也時孺人年幾七十兩家所居甚邇余家迎孺人輒來來輒懽然留數日孺人慈惠善教蓋余一家入敬事之如母也今其可辭銘遂受其所述事狀序而銘之曾出唐光州團練副使延慶其後徙泰和者世居邑治之東義井里宋季有號南憲者生建可建可生均道勝甫之曾祖祖父也勝甫諱勝淳厚恭遜其居家處閭里有實行無聲利之好平居寡言言必傳於理鄉鄙稱為善人春秋五十有九而卒劉孺人鄉先

生吏部尚書子高之從子豐城縣學教諭子彥之子諱辰年若干歸曾氏貞靜婉淑婦德母儀宗姻所重春秋八十有三而卒勝甫卒於洪武庚午某月日孺人卒於永樂壬寅某月日墓在縣北五里視岡之原子男三鐵源仁孫男九曾孫男八銘曰  
澄江之陽有時且平負幽嚮明鍾毓萃靈德人斯藏其後有興

常州府同知張重器墓碣銘

國家軍政久而弊軍之姦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援良民實伍所司利姦人之賄輒從之於是奸人得計



良民受誣弊遠邇一轍

皇上嗣大寶之明年詔飭軍政遣廷臣四出清理且賜璽書諭之毋枉民縱奸時大理寺丞張宗璉當往福建歲餘竣事蓋福建之民皆譽張寺丞之公且廉也既還改常州府同知專督農事朝廷又遣監察御史出理軍政之未盡者御史當往蘇常諸郡者言於兵部曰常州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濟部遂檄宗璉時御史銳意得軍不復存念民枉宗璉曰璽書在是敢違哉宗璉雖不得盡行己志然常之民賴免誣枉者猶十七八而御史滋怒宗璉異已詬詈無禮

雖宗璉終不爲變而積忿恨不平發背疽以卒卒之日常四邑之民老者壯者奔走詣庭下哭皆哀具儀奠祭累日不絕暨歸喪素衣冠送者數千人蓋是時蘇之佐郡希合御史意民受誣枉一不聽自白白而死峻刑者不可勝計於是蘇人皆嘆羨常州得賢郡佐而不直其郡之佐評語矍然宗璉名益有聞宗璉字重器吉水人初兩舉鄉貢皆中遂登永樂二年進士第爲翰林庶吉士預脩永樂大典書奏授刑部主事旦暮考究古人作律之意而體歐陽崇公於死獄求生道之心不肯一毫怠忽嘗奉命錄囚廣東廣東



人皆稱其長厚其在刑部久自尚書下至隸卑稱譽之無間言

仁宗皇帝臨御簡朝臣賢者爲東宮官擢左春坊左中允

上嗣大位陞大理丞又明年有常州之命在常州之明年卒宣德丁未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其考彥忱贈承直郎左中允母蕭贈安人世系見余所作其考墓志其娶劉封安人子男若干女若干其爲人簡重清儉明經篤行事君愛民一以誠非其義一芥不取非其人不交閒暇閉門讀書焚香澹如也名

其齋居曰思誠蓋素所存心以此余與之交久深知之而卒又得其詳深哀之故其葬於鄉也最其平生大槩寓其孤使刻諸墓而係以銘曰

嗚呼重器存心孔仁雖施未弘有慧在民民心則何有思無已彼獨何人而存則異嗚呼重器於士有光嗚呼重器沒也不亡

贈承德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劉君墓碣銘

宣德三年五月制贈吏部主事劉濬之考原亨爲承德郎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妣黃爲安人又賜濬鈔千緡歸舉焚黃之禮濬瀕行詣余拜而請曰



上之德所以寵覆劉氏者天地之廣厚也雖濬無能  
圖報萬分之一然中心其敢斯須忽忘今將樹碣于  
墓幸徼惠執事以爲後來不朽之託余與濬游旣諾  
之遂咨得其考妣事行乃序而爲銘其考諱元字原  
亨劉氏故撫州崇仁儒家元廣西北流縣儒學教諭  
諱敬生湖廣淑浦縣典史諱誠誠生處士諱紋德原  
亨之曾祖祖考也妣管氏原亨生而淳厚旣長知務  
學謹其言行羣居執禮度不怠肆爲先生君子所器  
重時元季寇亂克斥奉其親奔竄山谷間甘旨之養  
日不闕稍暇輒從鄉先生馬雅志講學勵進脩之功

馬先生尤期望之 國家混一四海洪武中或勉之  
仕者咲曰爲太平幸民足矣顧今天下文武智能乘  
雲龍風虎之會顛顛濟濟布列中外寧獨少元耶或  
曰士懷負才器不一試自見於世乃徒乾沒泯泯耶  
去而不答郡守縣令知其賢數薦起之卒皆辭而間  
施一二於鄉以裨縣大夫之治皆悅服有餘蓄恒濟  
匱之原亨儀觀偉然雍容整肅不矜不衒其德刑于  
家措于鄉邇者蓋人無間言其豫計事成敗率奇中  
卒於洪武乙丑十一月廿九日壽四十有一歲葬邑  
長安鄉何家塘之原翰林學士王公景表其墓配安



人里望族黃德和之子諱妙貞涉知書父母無他男  
子其女子獨安人慎擇所歸遂歸原亨而納贅壻焉  
安人孝於舅姑恒迎就養外家而祇事之同於父母  
舅姑沒凡所以送終者一盡誠意年三十有一原亨  
沒卽誓守節而植家訓子毅然爲己任嘗勵諸子曰  
若等不務學立身卽吾死何顏視汝父哉其鄉人國  
子司業吳君溥名其堂曰慈訓其卒也園田居室咸  
贏於夫之存也卒以永樂丁亥四月十有七日壽五  
十有四歲葬長安鄉之冕府里四川按察僉事時季  
照銘其墓子男四辟丘濬懸辟習儒業好古道濬永

樂第一科進士臨汾知縣浙江按察僉事吏部文選  
清吏司主事操行有稱於時女一孫男三嗚呼

國家褒恩雖本濬而施然究論其考妣存心行己亦  
天道所以報之歟雖未嘗同穴而藏然皆濬之所自  
且同被命書故黃安人之事宜附見焉銘曰

猗歟上之厚其臣也寵光其躬爰及其親清秩峻  
褒煌煌龍文林林冠纓有得其幾非天之道惟善是  
畀臣濬考妣爲善有誠隆隆之榮不忝于承劉子與  
孫其來千億永念爾祖永載帝德

前朝列大夫交趾布政司右叅議解公墓碣銘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葬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  
竒始克序而銘之序曰解氏姬姓其先居鴈門唐同  
州刺史琬之孫隱爲蘄州司戶叅軍始家廬陵之同  
水鄉叅軍六世孫盛遷吉水邑中世有科第至諱夢  
斗宋太學上舍生諱應辰元高安縣學教諭生諱子  
元舉進士授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開先號筠  
澗娶高氏進士若鳳之子公之父母也公諱縉字大  
紳自幼穎悟絕人五歲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  
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  
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老長不能難也而文思溢發

十八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廿一年會試禮部中  
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寘第三甲時  
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同登第

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主  
事公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間  
暇數召兩人論議考其所學一日諭公曰爾試舉  
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退即具奏大槩言

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  
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  
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不爲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  
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爲明又言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然畏民者畏  
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  
民疑刑不宜大繁大繁則民翫法司近有朋姦罔上  
倚法爲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言御覽之  
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別  
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  
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  
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肄俗樂又言僧道之壯

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  
斷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以底善治  
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爲  
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鄰善惡必  
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  
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隣之法  
若古藍田呂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  
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而致治不  
難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  
暴客而近世狃於宴安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



爲天下已治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爲備宜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射教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莊宜脩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

上嘉其識正公素與兵部尚書沈潛不合潛奏公入部堂索早隸語嬉慢非禮

上慮公優閒怠逸卽除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玉成之也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

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而一時多其直

上又慮公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遂侍父歸公天分高又感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矣數歲

高皇帝上賓公趨赴臨權臣忌公者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歲餘權臣黜召還以爲翰林待詔

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公既見寘諸左右深信



任之時 朝廷詔勅與凡大制作咸出公手每預密議寵賚加厚陞侍讀數月陞侍讀學士奉訓大夫

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二三人議建 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 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

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秘未發明年冊

仁宗皇帝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所初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

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繒泄之遂出公爲廣西布政司右叅議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趾八年入奏事時 車駕已出征北虜至京師見仁宗而歸 車駕還高煦言解繒瞰上遠出覲 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游出資斂之外兄高建春歸其柩葬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邊

仁宗皇帝臨御特赦還而官其從子禎期爲中書舍人公仕前後不十歲爲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爲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煖初脩



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爲總裁考會試者一讀  
廷試卷者二聲名在天下籍甚敦孝友重義輕利遇  
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  
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汎愛者終  
不爲變襟宇闊畧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  
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求文與書者日輻湊率與之  
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咲曰雨露豈擇地而施  
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不畏疆禦承運庫官張興恃  
寵而橫嘗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興曰御  
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興雖忿公然不敢應一語

遽俛首歛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悞公在

上前率引爲已過明於知人

太宗嘗與論羣臣

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

于下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  
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  
不遠小人於劉雋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  
可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  
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  
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



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願僧之心既奏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

年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論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勁奇古

新意疊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宏豐瞻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有賢德子男二禎應卒於徙所次禎亮孫男女各二

太宗皇帝初召翰林七人入內閣其三出廬陵公與胡公光大及士奇也三人相與厚而相知深今獨士奇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書之公墓石未有書其可不書銘曰

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蹙之不虞鞭撻百

之蠹寧見捐於匠輪郁乎紛紛五采承日競  
折快何泯沒之遄疾干將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  
天漢之渙

公出大兵士皆出三人時與軍而時味新今體士  
太宗皇帝所召備於士人內閣其三由凱刻公與  
我子父爾京流異各二

三日春林四十百士嚼翁自賀千與二與  
東里文集卷之十七

東里文集卷之十八

墓誌銘

王竹亭先生墓誌銘

國朝混一之初天下耆儒碩師往往多在  
下或進而階顯榮佐化理或退而信廉節成後進皆  
卓然有益於世也是時泰和王竹亭及其弟子啓兩  
先生正學篤行高風直節表表乎大江之西洪武二  
年子啟先生首舉明經爲監察御史明年竹亭先生  
以說書徵既至上書論事更授福建鹽運副使以老  
得辭子啟先生後陞廣西按察僉事又擢知宗慶州



政治赫赫已而罷歸時竹亭先生春秋六十餘子啟  
先生亦幾六十伯仲恭愛隆然居必一堂出必鴈行  
長身玉立儼乎端恪巍冠褒衣襜褕甚偉蓋望之如  
神人無不肅然起敬畏者至其接人色莊氣溫雍容  
怡如語簡理盡無不樂就之焉竹亭先生諱沂字子  
與竹亭其別號幼讀孟子卽知辨於義利稍長刻厲  
學問嘗從元進士楊升雲彭復初治周易造其突奧  
自六經至於周程朱張之書靡不深究及子史齊氏  
咸旁通博考蓋於天人之微聖賢之蘊往古治亂成  
敗之故蓄之富察之審言之的而履之確也嘗一試

有司不合卽不復出教授於其鄉而所交游往還皆  
當世名人元季江西叅政全普庵撒里守贛州禮遇  
先生辟爲行省照磨又承制授吉安路治中俱不受  
逮 皇明龍興洪武三年廣東行省聘考貢士試是  
年侍御史吳去疾言泰和王沂經學操行宜在侍近  
遂徵爲說書至未幾而歸益以成就後進爲務從學  
者愈衆傾竭底裏隨其材而薦之而皆有成先生資  
識高明內貞外和器度弘偉規範自然安成進士劉  
雲章嘗贊之曰淵乎玄酒之在尊凜乎大阿之未出  
匣鱗乎其清而挹之弗竭薰乎其和而即之弗可狎



又曰使及門孔氏則風雲之詠歸端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綽然而特視其所合蓋確論也先生孝友篤至歲時葬祭循古禮燕處必嚴未嘗啓口及人過失有文集若干卷承旨宋公濂爲之序詩若干卷襄城楊伯謙序之洪武十六年某月某日卒年六十有七王氏世有德義其先出晉司徒導之後由金陵來徙至宋戶部侍郎贄顯于仁宗朝事載郡志又若干世至圭爲榮王府賓客與周文忠楊文節皆善學者稱虹溪先生虹溪若于世至性夫性夫子以道元李韓公復嘗薦之以親老辭二子先生兄弟也先生娶陳

氏繼李氏皆有賢德子男一伯貞舉明經累官瓊州知府女一嫁嚴玄齡孫男二信直直舉進士爲翰林脩撰曾孫男八女三先生初葬千秋鄉大徑之原至是瓊州公丁李夫人憂改葬先生新山之原使直屬士奇銘墓士奇蓋生晚不足究知萬一然念鄉人老長識先生者盡矣當時門人親受教者亦多不在將使後之學者有志乎先進其何所考法也且士奇於王氏重世好又少嘗侍教先生兄弟及瓊州公矣故不敢辭不敏不銘謹述其所知大槩而爲銘曰奕奕玉山澄江洋洋猗歟先生邦人之望江山出雲



雨于下土君子之道有畜不施道之傳矣孰不爲材  
佐理于隆濟濟偕來世其遠矣後來何師猗歟先生  
曷究予思

歐陽三峯墓誌銘

永樂癸巳七月甲申西昌歐陽三峯卒歐陽氏之宗  
及其戚媼皆哭失所庇賴鄉之士君子皆嗟悼出涕  
曰善人已矣邑大夫亦歎息言繼自今處士之廬奚  
所致禮乎三峯諱某字以忠三峯其號也歐陽氏出  
唐吉州刺史琮與宋少師文忠公同祖琮之後居廬  
陵十四世徙萬安之常溪又七世徙泰和又六世至

元國子學錄德高生覺先三峯之考也妣韋氏三峯  
自幼淳厚器宇凝重知力於學家族故饒裕少壯者  
競侈靡爲豪三峯獨執儉約澹然布素自得也既壯  
踰淮涉汴以遊乎齊魯趙魏之間縱覽山川交其豪  
俊而見聞廣矣歸而益從鄉先生講說以求歸宿之  
地會元季盜起所在克斥三峯發帑廩聚義勇保障  
其鄉族鄉族有窮乏者皆賑給之 國朝旣平僭亂  
定天下三峯老不堪事則聚其子孫暨族之人告之  
曰吾不幸丁世變崎嶇兵亂數十年幸脫一生於萬  
死得復見太平然吾老矣汝曹於今得逸居優游嬉



適不知有強凌衆暴之患者非上所賜耶不盡力  
學問以冀效用一官報大德且增輝於前人乃齷齪  
與草木同朽腐哉遂禮致明經師教授塾中旦莫則  
三峯程督于內數年歐陽氏之文學日益盛歌鹿鳴  
而升者前後相望佐政典教者皆有聞於時焉三峯  
持身治家悉以禮喪祭不用浮屠老子法遺戒子孫  
世世勿變脩宗譜以示族人曰毋忘本也嘗有盜劫  
里中舉族倉卒出避三峯獨入取家乘及先世告身  
懷之然後去曰他可復致也雖耄期春秋必親率子  
弟謁先墓其孝敬蓋出天性外氏有先墓里豪以計

奪之外氏子孱弱不敢言二峰毅然白其事於官卒  
還之又爲刻石表諸墓道所爲義舉多類此與人交  
表裏一致遇族人及鄉人之子弟必勉以孝弟忠信  
歲邑大夫舉鄉飲禮賓必於三峯朝廷行養老之  
典使者屢即其家賜酒肉帛享年百有二歲可謂福  
酬於德者矣娶韋氏有淑德先一年卒子男二子瞻  
子宗皆先卒女一嫁劉敬先孫男三允宣先卒允成  
俊永樂二年進士由翰林庶吉士擢禮部儀制清吏  
司主事女五張叔倫劉俊秀宋平原蕭可嗣蕭礎紳  
其壻也曾孫男七澄澳沛淵瀚渤潘女若干俊聞計



請于 朝將歸以翰林庶吉士余學夔所述世系行實來求銘嗚呼三峰士奇祖父行也表先進以儀後人其可以辭謹按狀叙而銘之銘曰  
温其如玉兮德孔良來祉福兮壽而康後有敬承兮百世其昌

元龍興路儒學正楊公墓誌銘

宋忠臣建康通判贈徽猷閣待制謚忠襄吉水楊公之七世孫曰伯恭倜儻魁偉有才畧敦大義元季爲龍興路儒學正時陳友諒兵掠江西諸郡皆無守備伯恭首上書藩憲大臣陳用兵理財數事其言閎切

又言宜宿重兵江州扼漢沔之咽喉固江右之藩屏衆迂視之旣而朝命劉鶚守江州中道聞警止龍興未進伯恭爲畫計募斬黃丁民之奔來者給兵仗使隨行旣行又數貽書促鶚曰及今尚可爲不可緩也又數數以策干藩憲獨憲使韓準與伯恭意合而典兵者不見聽用友諒旣連陷諸郡伯恭以義勸率諸大姓之奔竄在外者出壯勇捐金帛爲剋復計事集輒爲典兵者所沮遂罷歸不出未幾而龍興亦陷矣友諒旣敗死江西內附詔舉故官有材幹者用之伯恭以疾辭伯恭諱謙風采凝重孝友出於天性少受



經於鄉先生劉粹衷其學務實踐後補國子生用前  
代忠賢之後特賜出身得學正首上言建忠節祠於  
鄉郡以勵風俗朝廷從之在官創學規及課試法以  
勉學子先聖殿學舍書籍禮器有敝者皆完葺如新  
廣學田以饒士居家不問有無傾貲復忠襄賜田於  
異姓曰棄此則棄先德矣以詩振起族人平生與人  
言忠義事尤懇切云祖某考某妣某氏娶某氏子男  
二旭昶昶嘗舉賢良以親老辭女三皆適宦族孫男  
若干其卒以洪武某年某月某日享年若干其葬某  
原既葬廿有幾年孫尚節以余同宗譜奉事狀屬爲

銘夫忠節人道之大端也士食國家之祿不幸而丁  
艱難危急之際懷負器能有所格不得展其分寸鬱  
鬱焉抱忠蓄憤而不能自己者非其命也夫若伯恭  
可謂無忝其家者矣銘曰

渥洼之出卓犖超逸不疾而速千里一息胡羈弗乘  
而驟駑駘卒蹶以仆嗚呼曷追奕奕楊氏忠節興家  
厥後繩繩艱芳趾華偉歟先生一命在下君臣之義  
允執惟固材與志偕孰扼其行吾殫吾心卒遏其成  
亦旣全歸從我先祖先德世承式觀來者

蕭伯玉墓志銘



夫孝百行之先也孝可以通天地格鬼神而所願必遂者誠之至也有天下國家必重乎此有卓然躬履斯行於下必紀諸史氏傳諸後來者世教之所繫也然考歷代所紀率皆不過十數人豈以其道雖易實難而由之者鮮歟抑有之或處乎幽寡寂寞之濱世莫得聞之故隱而弗見歟若今撫之樂安蕭巖伯玉其行有誠其既處乎幽寡寂寞之濱矣宜世之知者寡也方伯玉喪父時生四閱月其母育之稍長能服母之教以有立十餘歲即躬任繇役詣京師不以公事憂其母甫冠坐累謫戍萬里東海外且行辭其母

跽曰男子出門行四方無不可如意非有所患苦惟大人善自怡勿以兒故戚戚自損願其妻董負二歲子儀在傍戒之曰離別常事耳惟盡力恭事老母長育幼兒使不失儒業足矣妻應曰諾伯玉雖外爲好言壯色以寬母意實中心悲念遠去母不自堪也即日素食仰天而誓冀復生還見母有如不生還見母終身不復飲酒食肉幸復生還見母即死不恨既及戍所久益顛沛艱難而持行愈厲恒曰吾不孝不獲侍吾母又可倍其教而貽其憂乎戍之長官察其賢皆禮重之遣子弟從之學問有過愛之具醴饌強進



之者曰非飲食莫養身體愛身卽愛母矣不聽而泣下潸然酸楚不已左右皆爲感動蓋其心旦暮動息無斯頃不在母側後二十有七年竟以公命得過家省母時其母已七十餘尚康寧無恙母子相見懼如更生焉書有之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夫惟欲之出乎不善者不可以望得於天苟善矣無弗得者伯玉是已無幾伯玉以疾卒于家永樂乙未十一月也享年四十有九伯玉自幼嗜學博涉書史喜爲詩而性耿介不肯枉已徇人急人之急雖處窮阨屢斥所有濟人匱乏未嘗有顧惜意祖自新考體仁母張氏其

配董氏先卒繼王氏子一人卽儀永樂乙未進士孫男若干儀卜其卒之明年某月葬于樂安之某鄉某原先事奉狀請余銘余旣得其行又考知其世所由來爲之銘曰

有儒其宗世澤孔厚遷自吉陽自其鄂守派于蕭坊益衍益蕃春秋經師山彎復遷歷其曾玄迨伯玉甫繇孤奮興卒鬱于下嗟伯玉甫允篤孝思孰其遂之匪天矜之故鄉之園孝子有墳孝有錫類來來無替

御醫趙彥如墓誌銘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字彥如大臣嘗言其文學於



上時方脩永樂大典即用爲副總裁後脩五經四書  
及性理大全書又用爲纂脩書成皆被寵賜於是知  
彥如者皆爲之喜且意其將有詞林翰苑之遷也而  
彥如亦與得一職於此爲其親榮未幾以母喪去又  
未幾以病不起嗚呼惜哉彥如沉實溫雅有行義自  
其少篤志學問手一卷祁寒盛暑不釋嘗受經前翰  
林承旨金華宋先生爲文章貫穿經史優柔纘粟或  
豐或約必歸宿於理今祭酒胡公教諭華亭時首舉  
爲訓導旣而淞江布政司聘考鄉試華亭滿九載天  
官考最當陞太子少師姚公言其遠醫詔陞太

醫院御醫會浙西水有言彥如知水事者又奉詔  
從今戶部尚書夏公往治之士恒患有所負挾無所  
遇而不見試也若彥如所長數數見用於世彰明如  
此其可謂榮遇而無憾也矣彥如系出宋南陽侯仲  
鑛仲鑛生士翮爲武節大夫處州兵馬幹轄因家處  
州士翮生武義郎不玷官浦江子孫又徙家焉曾祖  
崇侯祖必俊父良仁又徙蘇之長洲故彥如今爲長  
洲人母鄭氏彥如卒於永樂十六年四月一日春秋  
五十有五所著有存齋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邵氏子  
男三季珣季諒季成女二華信張瑜其壻也孫男一



人同文其子十以卒之歲十二月某日葬某鄉某原  
先事以治命賈監察御史張循理所具事狀來求銘  
蓋余知彥如者銘曰  
士之所貴實有諸內有蘊而奇貴弗時遺崑岡之產  
用則爲寶爲瓚爲圭彼此奚較嗚呼彥如既試有聞  
肆余作銘慰其九原

王處士墓誌銘

禮部儀制郎中安成王芳蓀既迎其父處士君就養  
京師永樂十五年三月芳蓀扈從北京其弟瀘汀奉  
處士歸故鄉四月六日沂小孤山中流暴風覆舟舟

中人皆溺死獨瀘汀附片木漂浮數十里得濟而求  
其父屍及舟數日不復有蹤跡矣七月芳蓀始克聞  
訃奔歸道出南京過余哭且拜曰不肖孤不孝不幸  
罪逆深重不自殞禍延先父至于大故重不幸不得  
奉遺體復土世之爲人子其重不幸豈有如不肖孤  
者號天叩地無所逮及惟昔之人有取冠衣而葬之  
者孤不自揆輒循斯義庶以繫吾後之人無窮之思  
惟葬必有銘幸哀而畀之余惟聖人制葬以藏體魄  
者也旣泯沒無所事乎藏矣而必有事於藏者孝子  
之心也禮有以義起者冠衣吾親之所遺也其氣澤



存焉其沒也神將依之故祭禮有設裳衣之制則墓而藏之從而識之曰此吾親之藏也其於義可也於是得監察御史胡啓先所狀處士世次行誼爲序而銘之叙曰王氏始居廬陵郡北棟頭里後遷安成連額數世至宋敷文閣學士瀘溪先生庭珪又數世遷蒙岡而族益盛後至希旦及其子所安家富於貲而皆有善行處士之大父父也處士諱緝字思學自幼敦厚穎敏有志學問稍長益通經史百氏之說喜賦詩興之所至援筆立就往往爲人傳誦善譚論每據事推理娓娓聽者傾服恬於利惟以畜書教子爲務

或勸廣生產以貽後者曰非遺安之術也享年六十娶劉氏子男六瀘源起家鄉貢進士杭州府儒學教授禮部儀制司郎中即芳孫也瀘湍瀘云瀘涖瀘汀瀘濟女四劉守經姚明哲戴躍淵姚某其壻也孫男若干女若干銘曰

化機之運始必有終終底乎盡衆萬斯同孰後孰先孰毀孰全孰知森焉不爲平原斯以達觀任之自然鬱鬱高墳必有封之惟義之推孝子之思

周仲舉墓誌銘

永樂十五年十月十八日巢縣丞周仲舉卒又明年



翰林編脩周孟簡以其兄侍讀崇述所爲仲舉事狀致其孤之意請爲墓銘屬余久未暇崇述扈從北京又以書來趣銘崇述孟簡皆仲舉從弟仲舉吾郡之彥也其出也人皆謂其必將有立及其卒也人皆以爲世道惜之蓋仲舉學足以爲政才足以濟務行足以仁民而厚俗且素於余往還此其余之所宜銘也仲舉諱綱以字行少孤其家故饒貲產且出理繇賦暮歸讀書爲學有志世用永樂初偕崇述孟簡中江西鄉試部使者表其所居坊曰三桂明年仲舉病未上四年中會試廷試賜進士出身賜勅獎勵加道里

費俾歸益進其學六年召至命觀政都察院都御史言其能擢廣西道監察御史持大體推明致公辦理被誣者百數十人歲餘坐失覺察降昌平縣丞到官悉心訪民所欲惡建罷十數事令與簿皆敬服自是事可否皆惟丞之聽仲舉臨事恕而處已嚴吏民悅服稍暇進諸生與論學業諸生人人喜得師益務自進邑人長老亦皆私竊稱丞之賢曰前此未嘗有也已而丁內艱去會 詔百司舉賢才昌平鄆城兩縣令交章舉仲舉服闋至猶以御史時事止改巢縣丞凡所持身治民一如昌平郡檄督運諸邑竹木詣北



京且行而病作或曰曷侯少間乎仲舉曰臣子之事君父可顧已利害耶遂行至邳州而卒其友李蕪善官邳學具棺歛殯之明年其孤至邳啟殯以歸易棺容色如生仲舉爲人溫厚簡重出處一致不以窮達有所加損與人交必誠不爲表襮而其所所有諸中宜諸用者自不可掩惜乎遽止於是也蓋年四十有五其先自吳太尉瑜之子都鄉侯胤廢徙廬陵始家焉後又徙吉水今居吉水乘園里高祖希賢宋咸淳進士曾祖方大祖仁遠元太子說書考子敬妣劉氏永豐名族娶傅氏子男七穎顥頤顥頤頤頤頤頤蚤卒女

三李鼎新黃脩爵其壻也季未行孫男若干其葬在某鄉某原銘曰

茅蕭之莛以爲桴乎纂組之華以飾襦乎紛其集萃獨於枯乎嗟若君子恒于于乎

翰林庶吉士陳孟潔墓誌銘

余幼失怙寡兄弟依學外家孟潔少余一歲余兩人自五六歲狎居相得如同產至于今四十年出入相輔講學相資憂患相卹如一日余豈謂遽銘孟潔之葬耶始余入翰林之四年孟潔與其從弟孟京同登第爲翰林庶吉士余三人者同官相聚處其樂也又



四年余與孟潔哭孟京而余銘其葬夫孰計踰年又  
哭孟潔而銘之哉孟潔陳氏諱廉以字行其先避五  
代之亂繇金陵徙泰和詩書科第連續之盛甲他族  
曾祖圭一祖心吾爲江以西大儒學者稱海桑先生  
父孔碩皆有厚德母羅氏邑處士晉用之子處士節  
義凜然孟潔幼時親承海桑先生與處士之教又穎  
敏過人讀書日千餘言通其大義十二治詩經下筆  
爲文章粲然有聲譽於先生長者其事親能適其心  
未嘗得一錢以入私室孔碩公從子孟省有怨家欲  
報孟省孟省已卒則構誣詞嫁禍孔碩公孟潔憤曰

無父焉用我爲伏訴 闕下孔碩公得白不陷於誣  
孔碩公沒撫育弟妹甚厚長悉力爲畢嫁娶皆備於  
禮宗戚故舊有急趨赴之恒恐不及平生爲人排難  
解分不可數計而不爲勞磊落豁達喜交際四方賢  
士大夫過泰和者必造其廬傾倒而後去永樂乙酉  
以國子生中應天府鄉試明年中會試禮部遂擢林  
環榜第二甲進士授翰林庶吉士與脩永樂大典爲  
校正官性嗜酒雖紛冗不廢嘗曰王猷愛竹豈比我  
哉竟坐是致疾疾革壺觴猶在床榻間卒於永樂八  
年十一月十三日享年四十有五娶蕭氏子一人年



將歸其喪葬故鄉時羅孺人方就養來京師孟潔遽不起恒晝夜哭已而呼余曰甥宜銘廉其母使遂泯無聞嗚呼余雖不忍銘而義宜銘矧孺人命之爲之

銘曰

其爲人也急義其發身以進士庶光紹乎先世其弗階於顯榮也殆將以遺於來裔乎

故翰林侍講承直郎王君墓誌銘

宣德元年三月二日翰林侍講王進汝嘉卒館閣自大學士而下咸走會哭已而共嗟咨歎曰當國家用儒之際柰何其喪賢者且兩朝史事方嚴柰

何喪文學老成人相與悼惜不已汝嘉爲人惇實內貞外和行脩識明學該博尤熟書春秋爲文章和平寬厚一傳於理勤職務雖老不倦雖風雨寒暑不自逸而折衷羣議辭氣雍容簡而適當故所爲悼惜之者非徒以察察之故交游之私也既卒之兩月其子箎奉襯歸葬其鄉以翰林脩撰張洪所述事狀求葬銘余於汝嘉有斯文之契廿又六年義宜銘故序而銘之序曰 王氏其先京兆人唐大理卿藻從僖宗幸蜀家蜀之遂寧九世至拯事宋理宗爲吏部侍郎遂家蘇之長洲生矩之元温州路總管總管生光祖



常熟縣尉縣尉生平孫黃巖監場司令司令生立中  
松江府知府知府三子璉洪武中吏部主事汝玉右  
春坊右贊善兼翰林編脩季汝嘉也自幼喜學問穎  
敏異羣兒十歲從師受經下筆敷繹義理已津津動  
其長者侍松江君宦游浙東西所親炙日廣造詣日  
深矣平居孝親敬兄一本於至性嘗坐累謫戍五開  
後舉明經爲武昌府學訓導歷九年陞大使縣學教  
諭所至盡心啟迪學者率見成效初被召脩永樂大  
典爲副總裁又召脩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成皆受  
重賜遂陞翰林五經博士授迪功郎秩滿陞侍講授

承直郎永樂中考鄉試應天府廣西廣東各一考會  
試禮部三無敢干以私者洪熙初建弘文閣時翰林  
學士楊君溥偕汝嘉四人者受命日直其中禮遇甚  
厚汝嘉與人交久而敬澹而可親於義當然未嘗有  
所不盡一時王氏之盛汝玉汝嘉先後入翰林汝玉  
文名聞天下而士君子論行己有道蓋於汝嘉無間  
言云汝嘉蒙恩贈其父爲翰林侍講承直郎母任生  
母黃皆爲安人封其妻葛安人二男子節篋皆好學  
有立篋選永樂二十一年鄉貢二女子皆有歸一孫  
欽汝嘉沒時春秋七十有二庶幾可無遺憾者歟銘



曰  
介如石温如玉嗟君子兮不可復兮

沈生墓誌銘

生名潮翰林侍講學士華亭沈公之冢孫永樂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卒年十八內之爲祖及母以下皆哭之慟外之爲沈氏戚姻朋友而知生者皆走弔爲之悼惜流涕嗚呼生果不可多得哉生天稟端粹悟解穎敏初入小學喪其父時學士公扈從在北京其叔教之授讀數過輒能成誦學書輒有可觀而教之事遵而行之未嘗違居家孝友如成人雖家人不

見其率易一言既出就外傳日務自進盛暑雨雪不廢數年學士公奉詔歸方慟不復見冢子而見生如此更大慰喜遂以至北京益自策勵從明經師晝夜自力毋憂其過勤數止之則退而潛爲之病猶不輟蓋病數月而卒既卒家人探其篋得所爲五七言古體近體詩千餘首四書尚書義累帙手錄近代名人詩文及臨寫古法書尤多而其讀書爲文作字率有日程初皆未有知之者嗚呼生於勤學慎行固天性歟一時士大夫子弟亦有如生者乎且生學士公所望承家而亢宗又生之父母其子男惟生一人今死



矣豈獨爲生之不幸哉生父孟芹母高氏吉安府學  
教授士謙之孫學士公將歸葬生於其鄉求余銘余  
與學士公鄰居十年實知生爲之銘曰  
玉毀于璞蘭折于萌不及其成于嗟乎沈生

故左春坊左贊善徐公墓誌銘

永樂甲申春 詔簡東宮官屬時庶事春坊司經其  
長貳以廷臣兼之次簡六科中書及太學郡縣學官  
陞而用之自太學陞者兩人博士天台徐善述好古  
陞左司直郎助教鄆城晁鑄景範陞右司直郎其學  
問之正操履之篤溫厚而簡靜皆爲縉紳君子所重

以爲輔臣之良也後十年景範年八十奉 命致事  
歸好古陞左贊善永樂己亥九月景範卒於家十月  
己亥好古亦卒於官蓋搢紳君子又皆嗟咨悼傷老  
成之喪也好古一志儒者之學尤邃書經其講說及  
作爲經義皆精確非衆所及少爲郡學生已有聲譽  
洪武中初行歲貢法首先貢入太學六館之士皆推  
之祭酒宋訥嚴不可近獨禮接好古歲餘詔選太學  
生爲州縣教官好古爲首授桂陽州學正賜勅符後  
丁父憂服闋改和州學正用薦陞國子博士經其教  
者率有成嘗預纂脩翰林者累年考鄉試者一考會



試者一士服其公其在春坊一用所學進對之際簡明質直必據正理故尤見禮遇而卒之日

皇太子親爲文祭之極哀惜之意好古平居寡言其中所執確然未嘗枉已徇外性澹泊寡交處家貧于于自足手一卷雖老不釋可謂貞而絕俗者矣年六十有七而卒徐世家天台宋之亡其幼主趨慶元南奔元兵追之徐氏有爲進義副尉者率鄉兵扼關額之險元兵不能度宋主得浮海去元兵既入天台徐氏無少長皆被害獨乳媪負所乳兒脫走得全好古高祖也自高祖至其父皆業儒好古娶朱氏邑名家

有婦德先卒子男二行衍女四長適翰林庶吉士永嘉王道次適同邑朱夔二未行孫男三光孝光奇光茂女一既卒之明年行衍奉柩歸卜某月某日啟其妣之窆而合葬焉先事以庶吉士葉穎所述行狀請銘士奇初被徵與好古同事翰林及其擢春坊又同寮相與二十年知之深矣爲之銘曰  
忠信以爲車兮廉潔以爲旗兮道乎平直之衢兮確乎不可以渝兮展乎君子之儒兮

并四龍仁安墓誌銘

龍氏故吾邑名族其先在宋有諱訥者自永新烟岡



徙居邑西甘溪之上世畜鉅貲而服詩書至登舉淳祐四年進士爲廉州推官及弟際爲臨江教授而聲望益著教授仁安之幾世祖也而自仁安之曾大父以下皆退伏不仕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母彭氏仁安諱居自少務學問年十八出授徒里社爲養親計縣大夫起前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授諸生經又選仁安補諸生其學日益進矣卒白歸養其親於事親友諸弟皆盡其心於宗姻鄉鄰緩急必赴輟有餘濟匱乏靡間於疏戚閒暇放意山水之間臨清陰茂竟日忘返或稍出爲遠遊務自斂閉喜爲詩有永言集未

嘗輒示人永樂癸卯十二月十三日以疾卒春秋五十有九娶湯氏子男五絜璣璵玳旦孫男九某某絜舉鄉貢今爲國子生聞訃纒經奉翰林脩撰陳循所述事狀詣余哭拜請葬銘特歸而納諸墓仁安於余所居東西相距僅半舍然生平鄉里裁一再相見前二十六年邂逅武昌挽余入舟釀酒膾魚仁安惟不飲而舉大爵飲余不已夜半忘醉相與抵掌劇譚余戲之曰以子之材少自見縮銀黃垂三組願不易耶乃俛俛默默如此乎仁安亦戰然咲謂余曰子自恃其終於此乎居不足以晞子將子欲晞居亦易得



耶忽忽如昨日語而仁安已矣嗟乎仁安豈有睎於  
余哉而余之欲睎仁安者仁安亦惡足以知之乎銘  
曰  
孰不干堦而游于光孰不于昭而恬于幽莫之匹休  
亦孰與仇終之優優歸安乎斯丘

東里文集卷之十八

東里文集卷之十九

墓誌銘

故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張公墓志銘

公諱本字致中姓張氏山東東阿人曾祖欽祖誠考  
從善其先世見余所作其考墓志公洪武中自國子  
生擢揚州府江都知縣陞揚州知府遂陞江西布政  
司左叅政召為工部左侍郎坐累謫交趾還為刑部  
右侍郎陞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事召為行在兵  
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兼戶部事公少勤學治毛氏詩  
為人直諒通敏有器識初在江都治其縣有法豪猾



歛肅雖上官素名悍暴者不得下擾江都之民安之  
太宗皇帝義兵及境衛府皆已歸附公猶率民治守  
具母夫人曰此天命也可違天以禍人乎遂率民耆  
老詣軍門朝內難平陞知府進叅政賜白金文綺是  
時江西唐琮在都司劉辰在布政司周觀政為按察  
使三人皆負勁氣不相下琮觀政尤縱私無忌憚事  
連軍民者即各持說務已勝不復揆理有積滯數月  
不決者公至斷斷持正且溫辭和氣以導之久而三  
人者皆惟公言之聽吏弊素甚公每事躬理吏無容  
奸聲譽頓起遠郡邑民事當貳佐躬臨視者衆或憚

行輒自請行所過民多德之為工部職務叢脞旦暮  
在公悉心殫慮寢有條理在刑部奉命督北京河運  
至濟寧而病 朝廷聞之遣中官挾醫馳視并賜藥  
及貂裘竣事還益持敬慎議獄必究情疑者處之率  
厚數發奸擿伏奇中而紀綱秩秩

仁宗皇帝初嗣大位重南京根本之地曰張本特立  
不阿首進公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事明年被召  
入見言國家大計遂留行在兵部毅然以革弊舉廢  
為務

皇上嗣位知公忠直可任所言多見聽納高煦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命公撫輯其衆而錄其餘黨兵  
政久弊姦人以貨脫伍籍而援平民實伍者遠邇一  
轍公言於

上擇廷臣四出清理悉用釐正於釐正他弊尤多賜  
勅獎諭命兼太子賓客賜白金文綺鞍馬遂命兼戶  
部事戶部政紀尤弛公夙夜不懈講求其故蠲其積  
弊舉其墜典凡上利 國家下利民生者靡不盡心  
事日益就緒宣德六年正月六日得疾又明日訃聞  
上深悼惜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遣中官賜賻鈔三  
萬緡勅工部營喪葬戶部復其家比葬復遣官賜祭

卿大夫士之賢者皆走哭吊致奠祭又相與歎曰一  
世都高位享厚祿而能任國事如家事如張公者幾  
人天胡奪張公之速哉公廉介有守其心未嘗斯須  
不在國事剛果嫉惡於治姦宄鮮所寬假而禮賢敬  
儒尤厚春秋六十有五而卒卒之日家無餘貲亦可  
以觀其平素矣以公貴祖若考皆贈資善大夫兵部  
尚書祖妣李妣丘皆贈夫人配王封夫人子男二璘  
環女二長嫁盧春次嫁祁慶孫男三承祖繼宗如意  
保公葬以卒之歲某月某日墓在東阿先塋之次璘  
等以右通政徐琦所狀事行來請銘余與公兩京交



好殆三十年文悉其江西之政盖琦知公不若余知之深也銘曰

崇秩重祿偉公與卿魏冠褒衣蟬聯在庭孰如張公經國如家夙夜弗遑勞思孔多何以益人上何以益下曰子時職其敢遑暇焯焯成績在公多有倚注方隆公止下壽廉清之操公正之施賢人之喪善人之思

陳思孝墓志銘

永樂甲申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儲翰林給廩祿使進其能將用之清密之地長樂陳登思孝以篆籀

取先至時吳中滕用亨待詔翰理工篆籀自視天下無愈已者且恃春秋高輕後進往往折屈之稠人廣坐中思孝初至謹默謙下用亨連三日折之文淵閣六卿大臣皆在旁眎不可耐思孝怡然從容進曰登幸辱在此親教益愚陋願有所質就用亨語之戾許叔重者十數事相辯難思孝道許氏說娓娓皆用亨素所忽者用亨乃始默默歛鋒鏑不復自矜大思孝聲譽遂起時四明王尹實篆書擅名海內至考摭精博亦推讓思孝云思孝於六書本原精考詳究志篤而力勤周秦以來二千年間其石刻有在而委棄山



頭水涯荒蕪瓦礫之墟者皆深求而必得之雖殘缺  
剝落歲月氏名無可考然審度其出某代某人十率  
中七八其收畜之富蓋歐陽文忠趙明誠之後所僅  
見也思孝初舉才學為湖廣羅田縣丞數月改浙江  
蘭溪丞月餘又改江西浮梁丞所至視民如子務寬  
恤之而明決以革奸弊在浮梁時房安為江西按察  
使以嚴憚屬吏獨禮遇思孝歲餘丁內艱去服闋遂  
選入翰林仍給縣丞祿歷十年擢中書舍人入朝廷  
大題扁率出其手而四方求者無虛日未嘗有厭倦  
意又十年給告歸歸而疾作又四年還京還兩月疾

復作遂卒宣德戊申七月十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七  
其為人博學謹禮耿介負直氣是是非非率依義不  
肯陰阿倣借雖屢以是召怨不悔雖貧薄而勇於為  
義曰人道當然也其先居光之固始唐季從王審知  
入閩家福唐之玉融數世徙長樂宋福清令世榮思  
孝高祖也曾祖宗振祖嗣朋父仲進洪武中歷宜陽  
韓城兩縣丞陞江山知縣皆有惠政江山民尤德之  
母某氏其配高氏先卒其子男二中專同甫女一嫁  
江汝中孫男一維禎女四思孝所用心六書今得其  
傳者吏部郎中盱江程南雲於是中專奉史官陳叔



剛所具狀介南雲求余爲銘將歸而納諸墓余雅厚  
思孝義不可辭銘曰

六書之教周典傳史籀所作時同文逮于秦斯古尚  
存邈趨簡便降隸分東都沿晉鴛草真轉葩逐葉失  
本根唐冰復古稽前聞後有作者承餘熏思孝之作  
泝探源奇迹密義窮寒溫涵積而放波瀾翻落手揮  
霍風雨奔交金屈鐵雕璵璠雄渾傑特時絕倫大書  
深刻盤繡雲嗚呼思孝今九京有偉其著垂不刊

故少師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謚忠  
定襄公墓志銘

宣德十年正月十有五日少師吏部尚書襄公薨於  
位先四日以疾聞

上遣太監范弘以醫來視賜鈔萬緡明日范太監以  
衆醫偕來又明日疾革范復來問所欲言對曰

陛下初嗣大寶義獨寡祐不能效分寸裨益然區區  
犬馬之誠所望於 聖明者惟敬守洪武成憲始終  
不渝耳言已而絕計聞 上深悼歎屬時 國有大  
事悉停諸祀特賜鈔萬緡勅工部治喪葬贈公特進  
光祿大夫太師謚忠定遣某官某賜祭而官其長子  
英英等奉襯歸葬有日求余爲銘余與公同 朝三



十有五年而事

仁宗皇帝自登儲至大位始終皆陪公公國家老  
成人所以啓益士竒盖多不敢辭蹇氏世家重慶之  
巴縣宋以來多顯仕自公高曾而下始隱居不出曾  
祖繼祖妣牟氏祖均壽妣雍氏考源斌妣胡氏繼羅  
氏以公貴贈曾祖祖考皆榮祿大夫少師吏部尚書  
曾祖妣祖妣妣皆夫人公諱義字宜之生而岐嶷長  
端重不好弄而嗜學弗懈始從里社師中書左丞殷  
哲時為郡守一見異之引克郡學弟子員語其師曰  
是兒將來遠到非吾所及當成就之而公不煩程督

日益有進洪武甲子中四川鄉試明年中禮部會試  
廷試賜同進士出身擢中書舍人授徵事郎見重

太祖高皇帝每前奏事率稱 旨而數見獎賚初名

瑤一日奏事畢問汝蹇叔之後乎親灑宸翰書義字

賜之以易舊名時丁羅夫人憂賜道里費且命馳驛

歸盖特恩云服闋仍舊職滿三載吏部奏當調特命

終九載朝夕左右凡機密文字必以付公而小心敬

慎久而愈篤建文中陞吏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數月陞吏部尚書

授資善大夫時政令制度有非洪武之舊者詔悉復



之公從容爲

上言損益貴適時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文皇帝以公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譖公不忘建文者賴上聖明不聽有除官不得善地訴公不公者上皆斥之永樂二年冊

仁宗皇帝爲皇太子命公爲詹事時師傅皆以勲臣兼之而輔導責任文臣詹事蓋元僚也

上欲有諭皇太子率諭詹事往導意公亦委曲周悉皇太子尤愛重公所言靡不信用滿三載陞資政大夫七年車駕巡狩北京命皇太子監國中外庶

務惟諸王及遠夷有奏請詣行在餘悉啓聞處分公熟於典故達於政體孜孜無倦不動聲色而事賴以濟賜誥以其官秩封贈二代滿九載賜勅有秉心正直及淳良篤實裨益國家之褒數奉命兼禮部事雖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丁父喪歸

上及皇太子皆遣官賜祭皇太子贈賻尤厚有詔

起復公詣北京謝

上慰勞再三賜鈔千緡遣中官護送歸南京明年從皇太子朝北京遂命公巡撫直隸應天等府州閭兵民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陞黜之公謂國家多



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特出其太甚者數人  
餘多見寬假而兵民利弊當建革者具奏行之問其  
仁宗皇帝初嗣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公居首  
進少保兼吏部尚書二俸俱支賜冠服象笏及玉帶  
二遂進少傅又進少師賜師傅之臣銀章各一其文  
曰繩愆糾繆公首被賜  
上諭之曰朕有過舉卿即具疏用此封識進來蓋望  
公等匡直也繼賜誥授榮祿大夫封贈三代及妻於  
公數人誥詞  
上特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

所以望公等者至切也又念公侍從監國舊勞特製  
塞忠貞印賜之其賜勅有以善翊君勞心焦思二十  
餘年夷險一致之褒時脩

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監脩

宣宗皇帝嗣位一切政議屬公數人如

仁考之初繼奉命監脩

仁宗皇帝實錄書成賜白金文綺鞍馬扈從征庶人  
高煦還寵賚尤厚復從輶邊既還以公年老不欲煩  
以有司之務賜勅曰卿事

祖宗積效勤誠朕嗣統以來尤資贊輔夙夜在念圖



善始終蓋以卿春秋高尚典劇司優老待賢禮非攸  
當况師保之重寅亮為職不煩庶政乃副倚毘可輟  
吏部之務朝夕在朕左右相與討論至理共寧邦家  
其專精神審思慮益致嘉猷用稱眷倚老成之意繼  
賜銀章一其文曰忠厚寬弘蓋以褒德云賜新第於  
文明門內寵錫游加吏部言公歷少師九載降勅褒  
諭仍賜宴禮部是歲生日賜鈔萬緡廐馬一匹

今上嗣大位之日賜白金文綺是夕齋宿於公得疾  
越五日竟不起享年七十有三公為人沈深質實和  
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事君有誠處人有量無所拂

逆未嘗輕涉一語傷物至於議法亦不苟為包含必  
歸中正歷事

五朝凡五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顛躓之憂退朝之  
暇手不釋卷貴而能謙富而能約

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有陰被其利者矣  
士奇嘗竊論之魯簡肅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為  
傷人害物張忠定之不飾玩好傅獻簡之遇人以誠  
范忠文之不設城府公蓋兼有之矣元配劉氏繼張  
氏皆封夫人子男四長英次芳次荃英荃皆尚  
寶司丞荃先卒女二長適馬駿次適李成孫男四霖



震霑露女一公之葬以薨之歲某月日墓在巴縣某鄉某原先塋之次銘曰  
節乎蜀山浩乎蜀川孕精毓靈挺生偉人溫中穆外履夷蹈素皇明麗天奮躍自下在帝左右秉恭與誠掌

帝之制播告四方進貳天官遂職冢宰簡用俊良往興至理帝命涪隆俾輔聖儲陳厥謀謨聖罔弗俞四紀在廷三翼升御肅肅師臣秉王之度一念惟仁永矢不渝寅畏小心保終猶初陰利逮人人則罔覺惟帝昭明褒詔有數嗚呼忠定維國老成曷不

愁遺翼我聖明生榮死哀死且不朽昭德刊辭永告爾後

故資政大夫戶部尚書郭公墓誌銘

宣德六年四月十一日資政大夫行在戶部尚書棠邑郭公卒計聞

上悼嘆賜祭命有司給舟歸喪且營葬事公諱敦字仲厚姓郭氏其先自太原交城徙東昌棠邑祖諱忠妣石氏考諱政寬妣侯氏繼馬氏郭世有善德公自幼凝重端謹稍長游鄉校日勤講習已卓卓出倫輩洪武癸酉以詩經中山東鄉試會試下第後擢戶部



廣西清吏司主事歲餘有賢聲陞衢州知府下車咨  
民隱蠲弊興利修學政務教化崇儒術禮賢行以表  
勸其民振恤無告郡俗貧死不能葬者焚屍沉之公  
相城東得廢地百餘畝榜曰義阡令民貧死者悉葬  
是又為約教民有急相資助民利賴之嘗歲旱公齋  
沐致禱雨立降雪足蝗入境為災公自為文檄城隍  
神是夕大雨雷電蝗盡死凡所禱輒應城西有淫祠  
歲四月軍民男女聚謁祭祠下謹譁若狂公禁止之  
已而得風眩疾吏民爭勸罷禁弗聽疾亦瘳同寮有  
私取民財者公雖不面斥而義形於色其人頓首謝

改過待之如初屬邑吏爭濯磨自效公退所謀諸心  
發諸言未嘗不在民事所秉正直襟宇坦明言出  
而民信令出而民從不俟程督庶務畢舉舍內蚕箔  
嘗有叢絲類織成蟠帶脩廣適度郡人謂公仁政之  
應在衢七年政化大行坐累徵詣京師耆老數百人  
伏闕奏乞留理官執不可耆老皆涕泣而退後廷臣  
有言公廉正不阿者召為監察御史陞河南布政司  
左叅政無幾調陝西以公務留京師今禮部尚書胡  
公言其行於

太宗皇帝曰郭敦有大臣體宜在左右即日召見以



病弗克入遂遣御醫視疾疾愈入謝獎勞再三賜鈔  
嚴衣明日陞禮部右侍郎兼太僕寺卿

仁宗皇帝臨御進戶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賜  
誥以其官贈祖若考而贈其祖妣妣皆淑人贈故室  
李封繼室林亦淑人宣德二年陞戶部尚書命鎮陝  
西歲餘召還在戶部無敢一毫干以私者未幾得疾  
上聞之命太醫往視數日竟不起春秋六十有二為  
人純實溫雅事親愛敬兼至隆寒盛暑不懈閨門之  
內儀度清肅聲色未嘗留耳目公暇手不釋卷私居  
無惰容居官剛正人莫能奪所至整飭綱紀盡誠撫

卹不徐不亟吏畏民懷米糲之操無遜古人雖官列  
六卿泊然布素身沒之日家無餘貲豈非篤行君子  
者乎子男五祺禎禧禔祐女一適肥鄉知縣揚翱孫  
男女皆六於是諸孤奉衛府長史金寔所狀事行介  
禮部尚書胡公求葬銘噫為行如公銘其何愧銘曰  
君子之德惟正故直惟公故碩惟澹故適于道之迪  
于民之惻嗟乎邦公允備衆好嗟乎斯銘無愧有道

東阿知縣貝君墓誌銘

宣德元年十一月廿一日東阿知縣上虞貝秉彝卒  
自寮屬下暨史胥邑之耆老皆會哭至慟自邑至於



遠鄉民男女老壯素服奔走哭拜縣門之外者日數百人於是其家無一緡之蓄其僚以下相與出貲治棺斂畢東阿之民皆欲挽留葬之而其子不可曰幸奉治命必還祔葬于鄉先塋其敢違哉於是東阿之民相率致詞於兵部尚書張公曰自具大夫治吾邑吾邑之人旦作暮息各趨其所務無淪於遊惰壯者以時給徭賦老而弱者佚於家爭奪之風息長少之分明無悍吏猾胥之迹及門歲未嘗有水旱疫癘之憂皆具大夫惠化所被也安得復有若人者而為吾邑哉今將歸葬矣公出吾東阿而貴顯于時必能致

顯人為具大夫不朽之圖亦庶幾釋吾儕之惓惓也公以告士奇士奇雖與秉彝平生一再邂逅然嘗過東阿目睹其民所以愛戴之者矣夫生而愛戴之沒而惓惓欲圖其不朽即古循吏何過焉遂諾之明日公以秉彝之子益來請文刻幽堂之石按翰林侍讀李時勉狀具氏其先河南祥符人宋秘書少監守亮從高宗南渡始家上虞四世至建康軍僉判欽世生廣德軍教授龔慶又四世至元醫學教諭文忠秉彝曾祖也祖元凱父肅秉彝諱恒以字行自幼有志卓立好學不倦稍長喪其父能謹於禮而奉養祖及母



及撫諸小弱弟咸盡其心以詩經舉永樂甲申賜第  
二甲進士出身初授湖廣邵陽知縣縣僻而俗儉前  
之名能治者率以嚴秉彛寬馭之而導以禮義其民  
感化相戒毋貽羞賢令於利一芥不苟取歲餘以祖  
喪去官寮佐以下致賻贈志卻之而吏民不忍其去  
有流涕者祖喪未終繼喪母謹葬祭之禮一如喪父  
服闋改東阿知縣東阿當南北要衝素苦過使往還  
共給之費秉彛規措有方物具而不擾簿有挾私怨  
緣飾人死罪者秉彛曰盍以直報之簿愧而止隣邑  
盜劫人匿其贓古冢中冢傍耕民得之而邂逅被劫

者識其故物執民訴官民不勝考掠竟引伏秉彛聞  
而疑之然非其所當理不得有為會有商人過東阿  
被盜來訴秉彛併隣邑盜事以檄城隍神而嚴督機  
察兵大索數日獲三十餘盜隣邑劫盜皆在耕民得  
免冤死民有兄弟爭競相告者曉以大義使退而思  
之兄弟皆悔謝乞歸改過獄有殺人賊未決而兩目  
俱盲秉彛就審之視其容色若甚戚焉者問豈有冤  
乎賊曰罪誠當死無所冤但憂身死即宗祀無繼遂  
命其妻入侍疾後賊死而妻有子嘗歲旱躬禱之雨  
立至間蝗引咎自責蝗遽散歲屢豐建議於朝請平



糴為預備計從之仍下其議旁近州縣通行之祀典壇廟及學舍久毀于兵前之為縣者率苟且行事秉彛率丞簿出俸以倡邑人咸作新之有暇詣學進諸生與之講說是正所業而月日程之令鄉社皆立學時循行田間觀民藝穫以驗勤惰邑西南有樂春夏潦水無所洩泛溢漫衍近樂之民恒廢耕秉彛相地將開渠納諸大清河而召民役之與其佐議簿持不可曰法不得擅役民秉彛曰以利之也有罪請獨加我不相及渠成得沃壤數十畝耕之卒亦無事旁邑流徙來歸者甚衆綏撫如子 車駕征北虜命河南

山東西民丁隨軍供饋餉郡邑各遣官率之憚行者往往為規避計秉彛毅然曰

天子親征臣下可避勞耶卽治裝就道民間令行皆忻躍以從動息飲食與民同甘苦訖師旋東阿無一人失所者在官雖小物必思以及民營繕有餘棄廢鐵敗皮朽索故紙之類悉存之工匠間暇令煮皮為膠鑄鐵為杵搗紙索為穰貯之庫會 車駕巡幸北京勅使督建所次席殿所貯悉濟急用而民不費有薦其廉公明大體堪任風憲者徵命已下縣耆老百姓人詣 闕乞留從之九載考績上京師時



仁廟監國知其東阿得民心特陞秩正六品俾復任民間秉彜復來踴躍迎拜數十里嘗坐累罰役京師時有令官役滿卽復任民競趨代其役凡三罰役民三代之不厭而愈力其得人如此秉彜和厚樂易於物無忤而執守甚堅善飲酒旣任遂疏之勤於公務日中而食夜二鼓而寐盛寒暑不自逸率為常所著有文集若干卷其卒年五十有七娶張氏繼陸氏子男四益錫舉循女三皆幼孫男四嗚呼古之賢長民其民思慕之不已者多見於祠祀祠祀蓋有不及百年不廢者矣如東阿之民於秉彜必欲託諸不朽此其用意豈朝夕之謂哉為之銘曰

桐鄉之祀廉愛以施蜀郡之祠興學以治具君為阿二者兼有民用不忘視古有厚史氏之銘從民志也後之長民庶其有跂也

故翰林檢討周君墓誌銘

君子之仕也食其祿則思任其事雖位庠不敢忽宋韓魏公登高科而滯筦庫未嘗苟且職事徒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當時已知其公輔器蓋賢者事君無不皆然今士之不樂檢束者往往目勤職為流俗甚至詞垣翰苑以文事為職亦有放曠散



逸以自高者士奇入翰林三十年同官之能勤其職  
余素所知者周維翰其一焉維翰初為典籍天下古  
今載籍皆儲文淵閣歲久卷帙散亂簡編壞折維翰  
積其勞勤寒暑不懈理殺脩壞蓋再歲完整秩然同  
官時惟陳壽克助維翰他典籍不及也近歲翰林奉  
詔脩兩朝實錄維翰以檢討為纂修簡牘浩繁考  
閱纂述維翰所分治特叢脞其事加倍同列而單心  
窮力無幾微厭怠意書垂成維翰病病且困猶日在  
念慮既劇猶問史成何如言不及他事而卒維翰之  
卒也家貧同官相率出賻歸其喪於是其孤以禮部

祠祭郎中鄭復言所具事狀乞葬銘周鄞世儒家曾  
祖諱允升元青田縣學教諭祖諱道寧奉化州學正考  
諱原宗贈翰林檢討妣朱贈孺人維翰諱翰自少聰  
敏嗜學長益該博能文章永樂三年中浙江鄉試明  
年會試禮部中副榜當授教官不就會車駕臨太  
學獻賦稱旨尋詔禮部所選副榜士就廷覆試擢  
翰居首遂奉命進學翰林預脩永樂大典七年除  
翰林典籍授迪功佐郎歷三考陞檢討授從仕郎維  
翰性和易惇孝友服用儉質能推所有以濟窮乏善  
交際不吝改過通數學論人吉凶壽夭數奇中其平



生所作詩文累帙其卒以宣德四年八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四其葬以卒之歲某月某日其配史氏宋忠定王六世孫封孺人子男二益齋女二長已卒次嫁王冬孫男三勤慎某銘曰

為臣之義敬事為大凡古之人夙夜匪懈嗟維翰克勤克勤我銘其藏亦勵有位

故太醫士何彥澄墓誌銘

醫者聖人以濟民於大死所謂仁術也近世業醫而能察於陰陽表裏虛實脈證之故者鮮矣或千百有什一其庶幾焉則又眎報之多寡重輕而厚薄其施

於是民不幸而死於昧醫者什七八死於貪醫者什二三其有遇夫精斯術又能心聖人濟民之心以施之者蓋亦幸矣余中歲多疾始患背疽因故太醫院使蔣用文得何彥澄藥之而愈後數有他疾皆彥澄藥之愈不特余也家之長幼内外有疾亦皆彥澄藥之愈又不特余之家也凡與之親交有疾走彥澄無弗愈者即彥澄曰不治雖屢更他醫卒不治彥澄於醫不專名一科自傷寒諸證至于小兒帶下諸瘍皆有造詣而其心一以惠濟為務名其治藥之室曰皆春有求者皆趨赴之不以寒暑風雨蚤莫稍緩皆未



嘗責報遇窶者輒曰此世所共矜恤者我其可後僂者輒曰此世所重道德人也我當敬事焉雖或其致報未嘗取一豪故卒之日家無餘貲而公卿大夫爭致賻奠德之之厚者皆往哭弔而閭閻行道悲慟相屬蓋平素受其施者皆以遇之為幸及其卒也雖為彥澄戚其亦為已而戚之也彥澄諱淵以字行鎮江丹徒人先世見余所為其父墓志彥澄襟宇和易洒落慎行如處女永樂中以名醫徵隸太醫院院使以下咸重之尤見重於仁廟屢欲官之輒以事不果彥澄恬不為意其長官

欲舉為藩府良醫者力辭獨寶重所得

仁廟賜書數十紙如拱壁一日頤其家人言日者謂我今歲所直五行不利無幾得微疾數日卒於北京宣德七年三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娶呂子男三儻儀倫孫男若干儻倫自鄉奔父喪歸葬於是學士大夫或為文或為哀挽之詩余於彥澄尤厚為著葬

銘銘曰

世有何彥澄固知遇之之難世無何彥澄宜恟恟而悲嘆遂乎其業之精慤乎其存之厚嗟若之人兮曷不臻于遐壽



東里文集卷之十九





